

海文藻
藝刊叢

生的吶喊

第一輯



A541 212 0003 8982B

海藻文藝叢刊第一輯目錄

工潮(創作).....	洪輝(一)
小布穀(詩).....	賈芬(十一)
轉變(創作).....	王思敏(十三)
一瞥(速寫).....	林豪(十五)
大人物的至親(創作).....	泥沼(十七)
煙(散文).....	高波(廿二)
生的吶喊(詩).....	水台(廿七)
夜裏(創作).....	羅單(廿八)
文藝消息.....	封底裏
編後記.....	封底裏



056112

工潮

洪輝

軋達，軋達的印刷機聲，夾着隆隆的電力機聲，充滿了整個的屋子，可是，誰也不覺得這震耳的聲音，在他們四周響着，他們祇是專心的用腳踏着印刷機，兩手機械地把白紙放下去，又把印好的拿上來。

「榮生，已經六時光景了，怎麼經理還沒有回來，我想今天主任一定會把我們要求加工錢的意見，告訴給經理的罷！」飛達機上的阿青臉上現着憂鬱的神色，向着他對面的榮生說。

「是呀，聽說樓上的排字間和裝訂部也要請他們的主任提出要求呢？」榮生是個瘦弱的工人，一邊用勁踏着機器；一邊回答着他的話。

「唉！照這樣下去真不得了，今天的米價漲到九十六元，我一個月的工錢還不能買五斗米，家中老小真要餓塌肚皮了，老李，你說應該怎麼辦呢？」切紙的小金愁眉哭臉的訴着苦。

「有什麼辦法，去問老板呀；去年店內賺了二十萬塊錢，媽的！我們得到點什麼？我們工人好似生來就配做老板們的牛馬，一直做到死！」老李在印刷間內是被工人們所最尊敬的，因為他做人最誠實，而且他的知識程度也比別的工人高，但是他的身體很壞，常常咳嗽，這時他漲紅了

險說了一段話；已經是咳得透不過氣來，一隻脚是再也沒有力氣把印刷機踏動了。

經理先生達達地走到了樓上，習慣地站在印刷間四周一望，瞧瞧有誰在那兒偷懶否，然後再走進經理室；放下帽子，脫去大衣坐在沙發上，喝了一口濃茶，燃着雪茄烟於是站起來坐到寫字椅上，開始慢吞吞的觀看放在寫字檯上的樣子。

「進來！你們有什麼事？」經理抬起頭來看見門外站着三個主任，便喊他們。

三個主任聽到經理喊他們進去，就輕輕地走到寫字檯旁，穿西裝瘦長的張文生，他是排字間的主任，操着一口無錫話先說道：

「經理，現在上海的物價真太貴了，米要買一百光景一担，我們工友的生活實在不能維持下去，我們想今年店內生意很好，所以……。」

「所以要加工錢是嗎？哼！」經理打斷了張文生的話，氣憤的說。

經理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一聲不響看着檯上的樣子。

「經理先生，我們現在早上的點心錢起碼也要二毛錢，這怎麼能生活下去呢？……所以我們要求經理每月加米貼十元，薪工照現在加十分之五，希望經理能體諒我們做工人的苦衷。」裝訂部主任王學海很承懇的請求着。

「放屁！」經理的拳頭重重的在檯上擊了一下，站起來高聲的說着：「你們這班東西真不是人，祇知道爲着自己，可想到店裏的開支嗎？現在單是飯費一項每月也得二千元。現在是什麼時候？還要加工錢，有飯給你們吃已經是好的了。但是我知道你們的用意，因爲十二月份到了，店裏要把貨物送出去然後可以收賬，所以趁此機會壓迫店內要求加薪，還要米貼，哼！你們不要做夢，我一個銅板也不加。」

經理的厲辭好像一盆冷水澆在他們的頭上一般，只得默默點着頭。

「經理，請你原諒，實在現時的物價太貴，每月的工錢實在不夠……不夠開支。」王學海帶着苦臉懷着最後的希望；繼續地說了上面這兩句話。

「不用多講，我決不加薪，你們要在這裏做就做，不做請出去好了，無論什麼「顏色」我都不怕。」經理說完坐下去，依舊看着疊滿桌上的樣子。

三個主任知道是再也沒有希望了，便帶着懊傷的神氣走出來。

飯後全體工人皆集在四樓裝訂部的長桌旁，靜聽張文生的報告：

「各位工友！我們要求加工錢的事，經理已嚴厲拒絕了。以我個人的意見，各位現在暫時再等待着機會，至明年春天再向經理要求，我想他或許會……」

「到明年春天，我們的妻子都要餓死了！他媽的，老板的心這樣狠！」排字工人祥發從凳子上跳起來說。

「怎麼？經理不答應我們？娘格X，對他說一定要加！」裝訂工人孫小狗高聲喊着。

「對！我們一定要加！」衆人異口同聲的喊着。

「噯，各位工友，我們在經理那兒是說盡了我們的苦處，請求他加薪，但他非常堅決的拒絕了，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各位一定要加，那末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吧！我們是沒法相助了。」張文生說完了話，就同着阿昌，王學海二個主任走開了。

三個主任跑開以後，室內的談話聲嘈雜起來，有的罵着經理太豈有此理，一點不顧到工人的生活，有的埋怨主任不肯盡力幫助他們，祇會拍經理的「馬屁」，祥發坐在檯子上指手劃腳的破口大罵，唾沫噴滿了一嘴，直掛下來，裝訂部幾個工人都緊鎖着眉，呆望着微弱的電燈光出神。

「朋友們！廢話少說，在經理還沒有回家之前；我們得趕快來商量一下如何去請求他加工錢。你們贊成嗎？」阿青站在凳子上高聲的喊着。

「贊成！贊成！」

「那末，現在我們先來選三個代表，預備對經理去講，請各位快一點選吧。」阿青很高興的說。

「排字間祥發哥！」

「裝訂部陳長生！」

「一個就是你阿青吧！」

三個代表很快的選定了，工人們興奮的圍着長桌，一聲不響的靜候着，起先幾個裝訂部工人那種愁面百結的樣子，已在無形中消失了。

「現在請老李做書記，他的筆墨老練一點，好，我們開始討論！」阿青紅着臉說。

室內立刻緊張起來，大家你看着我，我望着你，這樣隔了二分鐘光景，孫小狗站了起來，許多眼光都射在他的身上，孫小狗有些慌站了一回說不出話來，最後他總於開口了！

「我……我想第一要求經理每月加米貼十元，還有薪工每月照現在的加一半，媽的！要是他不答應的話，我們立刻一致罷工！要他們知道錢到底是靠誰的力量賺來的！」

孫小狗坐下後，接着榮生提議減少夜工鐘點，陳長生說不得無故開除工友，排字工人阿芳要求老板早上添一餐粥給我們工人吃……提案一件件很快的表決了，書記老李把一張呈文寫好交給了阿青。

「現在就請三位代表到經理室去吧！」孫小狗說。

工人們聽了，都擁着阿青，祥發，陳長生三個走下裝訂部，向着經理室去，他們都懷着這樣

一顆心——希望能成功！

印刷間內站滿了人，有的因為擁擠得太氣悶，就索心跳到機器上坐着，大家的眼睛都望着那半開着的經理室玻璃大門，靠近門的幾個工人豎起耳朵很用心聽着室內的動靜。

「經理，請你原諒，我們工人實在不能生活下去。」是阿青的聲音。

「我們工人……要求加的工錢；這一點點數目我想……店內是不生問題的。」祥發斷斷續續的聲音很不容易聽見。

「經理先生，這張紙上所寫的幾條都是我們工人現在最切迫的問題，希望經理能答應我們。」

又是阿青的聲音。

這時，「叮……」上夜工的電鈴忽然大響起來，可是他們好像沒有聽見，一個人都不動，仍舊擠在印刷間內，等待三個代表的消息，靠近門的幾個人等得有些不耐煩起來，因為祇聽得三個代表滔滔不絕的請求聲，而經理的問答聲始終沒有。

經理室內沉悶了許久。

「喂，你們說好了嗎？還有別的事嗎？」

經理的說話聲使靠近門的工人特殊緊張起來，二手不斷的往後搖着叫他們不要聲張。

「你們這批狗東西！給你們舒服的生活，還要求這樣，那樣，別的印刷所那有我們這樣大的薪金，你們去打聽打聽。」經理似乎有些發怒。

「哼！生活舒服，我們的妻子連肚皮也不能飽呢？」陳長生憤憤的說。

「什麼話！你這混蛋，替我滾開，我不要吃你講話。」

「經理，請回答我們要求的條件，我們工友都等在外面聽回音呢！」阿青說。

「回答什麼？你們這種鬼條件，我一條都不接受，去，快點去做夜工！」

裏面的聲音很高，門外的工人都能很清楚的聽見，他們的臉色漸漸變了，許多工人發出怨恨的話，秩序很混亂。

室內忽然靜下來。

經理走出室來，看見門外許多工人立着，有的甚至坐在機器上，就高聲罵起來：

「喂！鈴響過了許久你們爲什麼不去做工，等在這兒尋死嗎？」

經理回過頭來：

「你們呆在這兒幹什麼？快點去上工。」經理看見阿青，祥發，陳長生三個還站在門口，對他們說。

可是，沒有人去做夜工，也沒有人睬他。

第二天的早晨；三間工場都停頓起來了。

一星期過去了，仍舊是僵持的局面。

在一個雨天的下午，天氣逼得特別寒冷，好似要落雪的樣子。工人們都縮緊着身子，閒坐在裝訂部裏。阿青這幾天來瘦得多了，那張菜色的臉看上去怪可怕的。他坐在靠牆的小凳上，眼望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麼，過後他站了起來煩燥的說：

「他媽的！經理一點也不肯讓步，這幾天他理也不理我們，不知道打着什麼主意。」

「嗨，這樣下去事情怕沒有好結果。」榮生擔憂似地說。

「真糟糕透了，在這一星期中我天天靠着借債度日子，倘使再罷工一星期的話，那……那……」小金想說下去，可是喉嚨內好像有什麼東西塞住一般，講不出來。

大家沉默着。

陳長生很覺無聊；在室內來回的踱着。

正在這時候，樓梯上忽然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上來的是經理，後面跟着巡捕和外國「三道頭」，這突然而來的事把工人嚇得說不出話來，臉上一陣青一陣紫的變着顏色

「把他們三個捉起來。」經理狠狠的叫巡捕把阿青，陳長生，祥發捉了起來。

「我們犯什麼罪！」祥發喊了起來。

「到法院裏是會知道的！」經理笑着說。

工人們都被突然襲來的事弄得呆了。

這時「朋！噠……」幾聲震耳的響聲從樓下發出來，外國「三道頭」拔出了手槍往樓下跑去。隔了一刻時候，排字主任張文生同印刷主任阿昌慌慌張張的跑了上來。

「樓下什麼事？」經理問。

「孫小狗把字架子搗毀了，……還有……老李把飛連機的……翼子敲掉了。」張文生跑得透不過氣來，說話斷斷續續的。

「他們人呢！」

「被『三道頭』捉進紅車子裏去了。」阿昌回答。

「好，把他們三個也帶下去！」

巡捕聽了經理的話就拖着阿青等三個走下樓去了。

「你們不用嚇，我知道這次罷工都是他們幾個『壞蛋』做出來的事，所以把他們捕去，你們是沒有事的，哈！哈！」經理得意的笑着走了。

工人們還是呆望着。

重要通告

工場內此次之不幸事件，係幾個不安分工人所釀成，現均送法院嚴重處罰，與全體工人無干。

本月×日經股東會議決各事項如下：

- (一) 增加工友薪給百分之三十。
- (二) 每月發米貼十元。
- (三) 自即日起日工增加一小時，自上午六時至下午七時。夜工仍照舊：
下午八時至十一時。

本經理白×月×日

次日早晨，三間工場內都貼着一張同樣的通告。工人們見了都認為滿足了。

第二天，復工了。

然而被捕去的呢？沒有釋放，他們在監裏，盼望大家能堅持下去，直到放了他們。

然而復工了。

他們忘了他們！

小布穀

賈芬

我愉快的布穀鳥又唱了，

麥熟的五月紅石榴開了。

戴一朵罷，天真的孩子；

勝利與成熟，

將在你的記憶裏，

長成肥碩的菓子。

小布穀唱歌了，

它的最後一滴血

也將開給我們榴花，

在五月的末梢。

犧牲和血

是美麗的英勇呵！

夜裏唱在林子裏，

早上又飛在田裏了，

好聽的聲音每年都來；

捉一隻在朋友的紀念冊上吧，

留一個想念；

朋友們都飛了，

只有小布穀還來！

科 產

許苗 雪惠 璧英 診所 簡章

症諸痘種孺婦治兼生接法方善妥最以：例診

費藥元十間夜元五間日金診拘不間時：診出

算照

議面產難元五念至元十：費生接

付先妥最定預月半或月一前娩分婦產：約預

如費診收免察診府到時隨可元二金號

算另費藥者藥用

公路九號三坊慶餘口路水淡路亞多愛：址地

達真車汽共

號五三六三三：話電

我的忠實的愛者，
唱破喉嚨飛走，

人們就該喫花後的石榴了。

×

×

×

轉 變

王 思 敏

胡包振現在是××游擊隊的總司令了，然

要他簽名蓋章。

而他以前並不是游擊隊的司令，而是傭軍的司

令。胡包振想不簽字，可是一見福本太郎的閤

令。

王臉就嚇軟了。

他以前的生活是這樣的：

等他簽了字，蓋了章，福本太郎把手一揮

他是司令，可是餉金得要他親自持支票去

，用種輕蔑的口氣叫他走：

×××銀行支取。他一聽：什麼餉金要他自己

「出去！出去！」

去領？就不高興。

胡包振下意識地吐口氣，提起一隻皮包走

「這些事是祇要軍需長去做好了！怎麼叫

出去了。他心中在自己罵自己：

我做司令的去……」

「我這叫做司令麼？造他奶奶的，這簡直

「不准多講！」高等顧問福本太郎扳起臉

是一條狗！」

孔來：「叫你去就去！」

福本太郎抹抹小鬍子把一張支票遞給他，

胡包振跳上汽車，汽車甲虫似的匍行，轉

彎……

迎面飛來了「御料理」的招子，五色旗，
蛋黃旗，又是招子……

一個穿木屐的女人若無其事的橫過街心，
把手一揮，胡包振的車只得停下來，等她慢慢
的走過了，才再開行……

胡包振氣得在心中暗罵：造他奶奶！

開不到一丈路，車子又停下來了。給一輛
××軍用車叫攔着，恣縱地先開過。車子才又
開了……

胡包振感到又受了一次侮辱。

汽車開到了一所空靜地方。

忽然——

「喂！——」

把胡包振嚇了一跳。一回頭，見車子後面

的風窗給人擊碎了。胡包振突然叫了起來！

「刺客！」

一顆石頭粗暴地落在塵旁。

因為速度太快了，車子不能一下子煞住。

胡包振反身一望，瞥見一條藍色的影子幌進胡
同去了，藍色的影子……

這一來，立刻有許多念頭集到胡包振的頭

腦裏來：

「唉，什麼屁司令，這條命握在××人手
裏不算，原來還被握在許多自己的同胞手裏，
誰個要我死我就死！造他奶奶的，×奸真不是
人做！」

胡包振覺得又氣憤又慚愧！

晚上，胡包振坐在沙發上獨自抽着烟尋思

他想到福本太郎，造他奶奶，說是高等顧問，其實是來監視他一切行動的，一切沒有他胡包振話份，福本太郎說怎樣就怎樣。福本太郎把他當作狗！完了，孫子幹這個。

他想到電燈廠遭游擊隊破壞，全市有三夜沒了電燈光，黑暗暗的像地獄……

他想到西郊電線木桿上不時發現歡迎備軍反正的紅綠標語。……於是，他佩服游擊隊！

接着，他想到參謀長告訴他，士兵們有一

次去「剿匪」，大家打起仗來都放朝天槍……

他想着，盤算着，而且已經決定了。

他用憂鬱而陰冷的目光瞅着那石頭——就是白天落進汽車裏來的——暗自說：

「對！——盤對！造他奶奶一定這樣！」

他的拳頭重重地敲一下自己的大腿。

胡包振反正了，做了游擊隊的司令。

胡包振對着士兵及老百姓笑。

兵士們同老百姓看見胡包振司令也笑了！

一 警

晨：

林豪

北風吼着，太陽在死色的天宇裏吐出一絲淡淡的陽光，那一家，門口掛着個「米」字的招牌；金色的字，閃着光迎風幌着。

一個個愁眉百結的，臘黃臉孔，瘦得猴子似的人，一股勁挨呀挨的，像是掉龍燈，長長的，那條尾巴可永遠不會斷，一個個短去，又一個個疊了上去。

這一羣人老老小小的全有，你攜着口袋，他提了只籃，祇是埋怨前面過去得慢了：「喂！快些呀！」

虫也似的，一曲又一伸，緩緩地游着過去。

時或有幾個不安份的傢伙，希圖擠到前一個去。可是每一個被飢餓駭慌了的誰肯吃這個虧？於是，爭執，吵罵，動武，嘩啦嘩啦的，鬧得一團糟，長的集合，漸漸在中間擴大起來，一條蛇吞了個象，滾過來又滾過去。

正在管秩序的安南巡捕，露出一口黑得發亮的牙齒，拿着棍子，如雨的揮舞着，卜卜的向這一羣人叢裏敲；有的直給他敲的嗚嗚地哭出聲來。可是他不管，他還是興緻勃勃地像敲着木魚……」結果使這個集合更混亂起來，逃的，哭的，罵的，鬧得一天星斗，安南人見的好笑，裂開了嘴，格格地笑，後面隨着個法國人，一個模樣，邊兒笑，邊兒把棍子舞得怪起勁：「操那娘！」然後，又一個個順着次序排列着，讓幾位「異國人」執棍，提槍，像是捉強盜，又像在火線上捉來的俘虜被監視着，出錢買食糧好似受罪。

因爲，他們是窮小子，所以，什麼人對他們終有些「另眼看待」的樣子。

大人物的至親

泥沼

小時候，在一隻小學校裏，王家相是我們

一級級長。他呀，比誰都光燙：糯米團一樣的

臉孔——塗着香噴噴的白玉霜；頭髮梳得亮晶

晶的；一套西裝，筆挺，不打一點兒綳摺。假

使，一個同學在玩的時候，在他西裝上碰到一

點，他馬上尖聲大叫起來：

「啊唷！別人家衣服撥你弄髒了！……

……你自家看！」

王家相的西裝衣褲袋裏，統是胖胖的塞滿

喫食糖果，引得我們幾個小豆子嘴饞。他的課

桌裏，同課桌底下，撒滿了包糖紙頭，花生壳

，橄欖核等的東西，一場糊塗。挨到做值日生

的同學討厭起來，關照他：

「喂，王家相，你再這樣喫得一塌糊塗，

我要去告訴先生嘍！」

「什麼，什麼！告訴先生？好，你去告訴

吧。……我怕你告訴先生？哼！校長先生是我

娘舅，告訴先生，勿放心上好哦！」

王家相忽然摸出一顆粟子來，立刻剝掉殼

，肉塞進嘴巴裏，把殼朝地上一丟，說：

「我偏偏丟，偏偏丟！看你陰花樣！」

那個同學一聽校長是他娘舅，怕被校長打

手心，馬上溜掉了。

要是，逢到什麼節頭，王家相總得送一

大

包東西給校長：有人不知道，問他：

「喔唷，送給誰的呀？王家相。」

「送給我娘舅的！喏，就是校長先生！」

當一個學期快終了的時候，學校裏舉行大考，媽的，我們平常一班不大用心的腳色統統急得要命，整天價捧着一本書，抬着頭哇啦哇啦瞎念。可是，王家相却很鎮定，大家奇怪起來，愛管閒事的李志龍小聲兒對我們說：

「大考了，王家相還不讀書；你們看着，包留級！」

不料，他躲在別人背後偷聽着，這時猛的跳出來，氣虎虎道：

「我留級，我留級給你們看？哼，校長是我娘舅，我會留級！」

後來，我碰到王家相，他已經在做生意了

。他的家境大概很好，前年他十八歲時光就討了一個老婆。——而且生了一個孩子。

「怎麼老王，」我說：「做父親了吧？」

「那裏，那裏！」

他笑迷迷的還告訴我幾件不相干的事兒。

「我那孩子是生在W·B產科醫院裏的，醫院院長，說起來也是我，是我，是我也可以說是我的至親，醫院院長是我至親！」

他咳了一聲，興奮地把手臂一揮，說下去

：「當然，一切費用省了不少！而且我的『外夫』（Wife）住在裏面挺舒服！那個院長

——我的至親，他說：「大家自家人，用勿着付錢！」但是，老兄，我那能好意思！嘎」

他停一會，看看我，又側過臉去看着別地方，慢吞吞地，但很了不起似地說道：

「目下，我那孩子，已經過房給財政廳廳長做過房兒子了！啊！啊！辦酒水請客，鬧熱非凡！操他，單只啤酒就一喫就喫掉一百八十二元！」

「那你福氣好呀！」

他一聽高興得笑起來，拍拍我肩膀：

「哈，哈！媽媽虎虎！」

忽然，他翻翻眼珠，敲一下自己的大腿：

「噫，噫！告訴你一件氣死人的事！」他

臉孔嚴肅起來，「李志龍那個傢伙，他對別人說：那個醫院院長不是我至親！他有告訴你麼？」

「這，沒有。」

他嘴角氣得漸漸發響，搖搖頭嘆氣：

「唉，操他！造謠言中傷我！到處壞我名譽，喂，老兄，你說氣人不氣死人？」

這次分手後，大家一過就是好幾年沒碰頭

可是，後來聽說他失業了，他失業的原因却是這樣：

他在一家洋行裏辦事，他老喜歡告訴同事

「那個，那個主任是我堂兄弟！」

因此，平日同事們都請他吸煙，喝酒……

當行裏發生裁員的事兒，大家都挺擔心，

有幾個很羨慕玉家相，說：

「MR王，這趟裁員，你總放心好了！我

們可不比你，真的……」

王家相點點頭，不經意地抽口烟：

「話不差。主任他總是我……我……那個你們總知道，不用我說。……不過，不要亂說噢！」

但是，第二天主任叫他去，一見面，主任就敲敲桌子對他哇啦哇啦起來：

「誰是你堂兄弟？誰是你堂兄弟？混蛋！瞎說一泡！瞎說一泡！」

噴了他一臉唾沫星子，他摸出一方手帕慢慢擦着臉，一邊咳嗽，一邊說：

「我不是咳呀，咳呀，我不是說你主任……我是說咳呀，咳呀……」

「放你娘的屁！」主任把雪茄往寫字台上擲；「下流胚！這種東西非喫官司不可！替我滾蛋！下流胚，狗東西！……滾呀！」

王家相看看勢頭不對，見不可挽回了，就一邊朝門外跑，一邊咕噥：

「誰要在這裏坐牢！我，我……告訴你郵政局長是我爺的結拜兄弟！怕沒飯喫！」

可是，他並沒有在郵政局做事，他失了業。我再遇到王家相，是上海變成孤島後，他來找我的，一進門他就對我嚷起來：

「啊啲！老兄，你還不走？我是要到內地去幹工作了！在這個時代，什麼家不家一切都顧不到了！」

「那麼——請坐——那麼，你預備到那面幹點什麼工作呢？」

「工作麼？」他說：「這可不用擔心！浙江省主席他會替我想法的！上次我寫信給他，

他問信說：這裏有一縣長的缺，不知你肯屈就麼？你看！」

他問我借了十元錢作盤費，走了。

這之後，大概有半年多沒碰到他，有一天晚上，在家舞場門口，有一個西裝革履的人走出來，膀子挾個女人，眼睛朝着天，可是我叫他：

「王家相！」

「唔！」他斜下眼珠來瞧瞧我：「有何貴事？」

「你，你怎麼內地不去？那十元錢……」

「那十元錢你慢慢的還我好了，現在我不短錢用。」

「不是的，那是你欠我……」

「好了好了！」他發怒地揮揮手臂，摸出

一張卡片給我——

社會局長連襟
財務處長堂兄弟
現任財務處茶房

王家相

虹口東漢壁路二號
電話三二二一轉接

頭一掉，挾個女人跑了。（完）

經售各種工業原料

永昌工業原料廠

上海天津路五十一弄五
一號電話一九九四一

煙

高波

黃昏拖來了黑暗，我帶着滿身的疲乏，鑽進鴿籠似的三層榻，沒有脫去油膩的制服，我就倒
下床上。

我感到額角在發燒，兩手像冰一樣的冷，傾聽着晚秋的勁風掀動着木窗，窗外是黑漆一糰。

「篤篤。」

有敲門的聲音，我的心頭驟然一跳，扭亮了五支光的電燈，眼前一陣紊亂，彷彿有人掩住我
的目光。

「誰？請進來！」

進來的人露着驚奇的臉色，他打量了四週，坐在我的床沿。我看看他蓬鬆的頭髮，黝黑的臉
，身穿着一套工裝，他熱烈的握住我的手：

「認識我嗎？」

「已記不起你的名字。」

「那也很難怪你，你知道我們已有三年多不見面了。」

我好似如夢初醒，掙扎着想從床上坐起來，他阻住我，我感到友誼的熱情溶合在一起。

「現在幹些什麼呢？生活程度這樣高。」

他憂鬱的苦笑了一笑，緊握我的手：

「說起來很慚愧，朋友，我的工作已不是你能想像得到的，現在我已出賣我的勞力。」

「你不是還有一個老婆的嗎？」

「是的，正因為她使我更難受，你是見過她的，不，你不是見我們結婚的嗎？那時她多麼的溫和活潑，簡直像小鳥一樣。可是現在她變了，她變着很暴躁，時常我們爲着一些小小的事情吵嘴，吵嘴後，她把小孩丟向床上，一個人拖着被褥啜泣。我呢，默默的靜坐在屋角。」

「那末你現在究竟怎樣生活呢？」

「我嗎？」他抬起頭，出神的眼光越過窗戶，視着一根根矗立半空墨黑的粗柱，那粗柱的口頸正吐着濃濃的黑煙，他指着說：

「就是幹着這——爲着煙呀！」

我不明白，呆木了一會。

「你不懂嗎？我告訴你：朋友，你看見那黑得像巨蟒似的突煙裏出來的煙麼？我的生活時間就是爲了來創造這種煙的。」

朋友，你知道這煙怎樣出來的呢？呵，我告訴你；

當那月亮還沒有隱沒的時候，我起身了，輕手輕腳的洗了冷水面，孩子同老婆我不願去驚醒她們，悄悄的溜出螢燈光線的住屋，街頭行人是不多的，這時大概最多不過四點鐘吧，我摸索進我的工作地方——爐房，打亮了電燈，那黑色的怪獸還是睡着呢。

先將爐內的煤灰稍理清，開始生火，那火一燃着，一鏟鏟的煤就得往爐內送，有時因爲一時生不着火，心裏更會感到苦惱，假使立即燃着了，臉上不免自己也會浮起笑雲。

所以當一鏟煤送進爐內的時候，一簇火彷彿跳了出來似的，噴出爐口，牠是蝙蝠的紅光，但有時也隔着煤煙，然而最多的煤煙，是從黑色的煙窗出來。

你看，現在的煤煙多濃呀！牠是不斷的在添着煤，假使沒有將煤送進爐內，牠的煙就會淡薄下去。」

「你祇生火，燒煤就完了？」

「還有——朋友，你沒有看見過或親嘗過定不會十分明瞭的。我生着了火後，那就是抬煤，你想一籃煤有多重，呵，祇少你要壓痛肩膀的。一天也不知要抬幾十籃，而抬的地方是廠的另一端。」

但是我還得告訴你，你想那一鏟鏟的煤容易送進爐內嗎？那是很不容易的呢，然而也不難，

不過是很費力氣吧了。

這樣一天要工作到深晚十點鐘，有時也許要到午夜，於是我抖去煤灰，整一整衣服，遲鈍的走回家去。

你算一算，這樣多少鐘點？至少十八個小時總有的吧！這是人的生活，比牛馬還不如呢？

可是回到家裏，老婆又要對我吵了，她現在不會安慰我，米沒有了，小孩病了，想反的她老是鑢板的面孔，我對她說：我祇有一元錢一天的工錢，連米貼也不過一元四角，然而她不體諒我，她說：肚餓終不成的。

朋友，你說怎樣回答她呢？我知道她嫁我也受了許多的痛苦，從沒有過着安定的生活，然而讓她肚餓終不能呀！

於是我去設法，往那裏去設法呢？還不是把自己的衣服暫時的向典當典質吧了，這樣我又接過一天。

當我在放上工或放夜工的汽笛叫時，我會感到心頭溫暖，因為在這煙的底下掙扎生存的並不是我一人，幾千的生命都為着他人在工作，同時過着牛馬般的生活。

不過我非常憤怒，憤怒那些資本家，他沒有給我們安適的生活，我們並不幻想安樂的，祇要不過着半餓也就夠滿足了，可是到現在我們還沒有達到這目的。

朋友，這就是我的生活，也就是我指着烟的道理，不是我很慚愧，慚愧我沒有握起筆來針刺這種人，我還在這種人底下沿續我的生命。唉！我祇能嘆口氣！」

窗外吹進來煤臭，我依靠在三層攔的窗口，朋友默默的垂着頭，彷彿越講越勾引起生活的辛酸。

「噢，我明白了，在這黑色巨大的烟窗下，有幾千萬的人過着地下層的生活。」

朋友要回去了，我說不出一句話，他重握住我的手，我感覺同一命運的熱情在灌注。

我不想睡，我歡喜看濃濃的黑烟，在黑暗中牠不斷的彌漫着，我想漫漫的黑夜讓牠多加上一層黑暗也好，因為三次的回聲還是在天亮吹的。

十一月十九日作

生的吶喊

水台

是誰放了毒烟？

我們要噴出新生的火花！

把我們的園林焚了！

x

x

x

望着破殘的園落，

補好了斷了的琴絃，

我開始咒咀起仇人的狠毒，

和嘶啞的歌喉；

心頭呈上了難合的創傷！

並且肩起時代的，黑暗的閘門，

慘痛的淚呵，

我要向大眾歌唱；

流淌在枯黃的泥土上。

然而並不是悲傷。

去吧，朋友，去，去，

古老倒毀，

到那光明寬廣的地方！

夜裏

羅 犁

李麻皮跟小虎子，坐在一家關了門的店家的階沿石上。——這塊好地方是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李麻皮糊裏糊塗的想睡一會，可是冷得睡不着，特別是露到油光紙外面來的一雙烏黑黑的腳，冷得不好過。他看看小虎子，小虎子張大眼望着馬路，像在想件什麼事似的。

忽然，小虎子叫起來！

「李麻皮，我操你屁股，別把紙頭都蓋在自家身上！蓋點過來！」

一大張油光紙，蓋在二個人身上，已經是冷得要命了。還要，還要，蓋點過去，真是……算拳頭大一點，就神氣活現了。——要是，……真沒法，蓋點過去就蓋點過去。李麻皮把蓋在身上的油光紙拉過去一點，一邊說：

「好了，好了。你看，多給你蓋一隻角了！」

小虎子把紙頭蓋沒下巴，看看李麻皮，又一本正經的望着馬路，馬路上像有什麼好白相東西似的。

李麻皮縮着頭頸，翻起眼珠，也看着馬路

其實，有什麼好白相的東西呢？一切都是

討厭的。——

電車慢慢地，在軌道上駛來，一長條，木頭木腦的，還唱着歌，難聽得很，汽車更加不要提起，又矮又胖，全身亮光光的，算體面哩，在馬路上亂跑亂叫，老叫別人家讓他；把馬路上灰塵多弄起，還撒臭死人的屁，還算體面哩。電燈廣告頂奇怪，把上街沿弄得一塊紅，一塊藍的。幾家大公司更加了不得，在老高的屋頂上也裝上電燈廣告，那些東西都在發抖，大約也是冷吧。……

李麻皮覺得鼻子癢癢的，用手去一摸，啊呀，弄了一手心的鼻涕。他一見小虎子抬起頭

看天，就乘小虎子不留心，把鼻涕揩在小虎子的褲子上，一邊假癡假呆的說：

「啊呀！乖乖不得了！啥地方火着了？天

這麼紅！」

「小鬼！把老子嚇了一跳。」小虎子突着眼睛：「叫什麼？天是電燈廣告嚙紅的，連這都不知道！真笨！」

哈，哈，還說別人笨，自己的褲子給別人揩了鼻涕也不知道，真的笨死了。哈，想想真好笑。

李麻皮又捏了一大把鼻涕，想再去揩在小虎子的身上。不巧得很，小虎子回過頭來：

「操你屁股！做啥？」

「我……噢，鼻涕總好握的。」

李麻皮沒法，只得把鼻涕豁在地上。——

「噯。一聲。到也好玩。」

肚子忽然叫了一聲：「咕嚕嚕！」

奇怪得很。

噯！是了！原來是餓了。餓了，所以一切

都沒味兒。哈，原來是這麼一套花樣。

「餓死嘍！」

「小鬼，不要叫呀！」小虎子說道：「肚

子餓得想法子！」

什麼！想法子！你小虎子想了這麼大半天

還一點想不出。哼，想法子，叫總要叫的。李

麻皮又大叫：

「餓死嘍！」

「討打了？小鬼。」

什麼地方，飄來一陣鷄肉香。嚙！一定好

味道。

小虎子皺皺鼻子：

「噲地方在燒鷄？」

這兒連鷄屁都沒有，噲地方還有鷄在燒。

啊呀！怎麼辦呢？餓死了！……乖乖，真

要命！

小虎子站了起來，打打抖，拖着一雙沒後

跟的鞋，走到對馬路去了。一小張油光紙給風

括得老遠。

不到一會，小虎子又縮頭縮腦的回來。鞋

子「的脫的脫」的響，牙齒打着抖說：

「都是小氣鬼，一個錢都不背給！老子凍

不住了！」

這時光隔壁酒菜店的門開了，一個肥頭肥

腦的胖子走了出來，還拿根手杖，一邊打着飽

噎。

多好笑的一隻胖豬。

李麻皮轉一轉念頭，趕了上去，一張油光

紙打着旋——到馬路中心。

「老板先生，老板先生！做做好事！」

胖子已走到停在街沿旁邊的黑汽車前面，

這時回過臉來。電燈廣告把他臉照成藍色，胖子嘴裏含着根雪茄煙，聳着大鼻子，說話嗚嗚的：

「去，去！沒錢！」

那坐在汽車裏的車夫，猛的伸出戴鴨舌帽的頭來，大聲嚷：

「滾你媽的蛋！小孬三！」

噢，噢！要你多啥嘴！又不是問你討。這

種傢伙只會拍老板的馬屁，真難爲情死了！李麻皮不去睬他，祇管對那胖子：

「大老板，把望明年發大財！做做好事！我餓死了！」

胖子不知說句什麼，就朝汽車走。忽然，李麻皮大聲叫：

「喔唷唷！痛死了！」

那胖子一呆；小虎子也一踢一踢地趕緊走過來。怎麼一會事啊？

原來，李麻皮的腳指頭給胖子的皮鞋踏痛了。李麻皮絀着身子，拔起一隻腳。腳滿是烏黑黑的齷齪，看不出點什麼來。但是痛得要命是真的。

小虎子看看那隻烏黑黑的腳，又看着胖子，苦着臉：

「老板，撥點呀！儂看阿拉腳撥儂踏痛了，撥點呀……」

那胖子橫橫看了小虎子一眼，猛的抽去嘴裏的雪茄，噴了小虎子一臉的煙：

「去，去！小癩三！」

胖子一隻腳跨上汽車的踏板。什麼？要走了。那麼這一脚白給他踏？不能。多少總要他給點的呀。李麻皮放下腳，趕緊拉牢那胖子的袖子：

「啊呀！老板先生撥點點呀！」

汽車夫一出來，重重推了李麻皮一把。

「滾蛋！我操你媽的！」倒退了一步，李麻皮站不穩就跌了交，又是那馬屁鬼。

李麻皮的屁股跌痛了，而且氣得很，就哇的哭起來。

那胖子一隻腳跨上車，小虎子馬上扭住他

，哇啦哇啦的噪。立刻，一個，二個，三個……

……八個……許多人，許許多多人圍攏來。把李

麻皮他們圍在當中。小虎子噁噁唧唧告訴別人

。李麻皮抬起頭聽着，他抹一把眼淚不哭了。

踏痛別人腳還打人，天下有這種道理麼？

沒有的。對！

胖子的臉孔藍藍的，鼻子聳得很高，氣呼

呼地說：

「他們，娘的！敲我，我，敲我詐槓！小

癩三！」

噯，那胖子真像豬，真的，愈看愈像了：

……

胖子氣得嗚嗚的亂說了。把一根手杖一揚

一揚的，一不留心，就打在一個矮子的鼻頭上

。那矮子二隻手就亂舞起來。

這時，一個高高大大的巡捕擠了進來……

啊，怎麼辦法？

李麻皮想逃了，但是他見小虎子扭住胖子不逃，小虎子不逃，他也不逃。是呀，有小虎子在還怕什麼？

但是，那個巡捕是誰叫來的？除了汽車夫還有別人麼？——真是馬屁鬼，只知一天到夜拍老板馬屁的，難爲情死了。

巡捕眯着一隻眼睛，看看小虎子，叫小虎子放了手。小虎子只好放了手，一邊同胖子爭着講理；巡捕聽了老半天才聽清楚：那胖子踏壞了李麻皮的脚。巡捕蹲下身去看李麻皮的脚，小虎子又一把將胖子扭住。

「那隻脚？」巡捕問。

李麻皮臉上掛着二粒淚，亮亮的。他害怕地看看巡捕，就把那隻踏痛的脚蹺起來給巡捕

看。是隻滿是烏黑暗醜的脚，臭濃濃的。

巡捕嚇了一跳，趕快回過頭去，吐口唾吐「嚙唔，——媽的，臭脚！」

巡捕氣得很。站起身子，一見小虎子又扭住胖子，就劈了小虎子一巴掌。小虎子給打得呆木木的，馬上捧着面就逃了。

什麼！小虎子逃了！李麻皮一見勢頭不對，趕快鑽出人叢也跑了。巡捕同胖子同馬屁鬼在嘩啦嘩啦地講。

小虎子停住脚，李麻皮也停住脚。小虎子朝胖子罵：

「胖豬糞！操你個祖宗八代！」

「大塊頭，大塊頭！撒污要撒三百斗！」

「去！小鬼！」胖子聳聳鼻子。

「去！小鬼！」李麻皮也聳聳鼻子。

「娘的，要槍斃！」

「娘的，要槍斃！」

胖子動動嘴唇，不知咕嚕句什麼，提着手

杖上車了。馬屁鬼的汽車夫也上了車。那黑汽

車像肚子瀉似的「咕嚕嚕」響一下，撒着臭屁

就滾他媽的蛋了。

正在這時光，剛才那個巡捕一步一步地走

了過來。不得了，不得了！李麻皮要想溜了。

但是小虎子不逃。小虎子的眼睛盯住巡捕

「滾，滾！」巡捕舉起手裏的棍子。

「立一會總可以的！」小虎子回嘴：「又

不是你的地方！」

巡捕睜大眼，把棍子舉得老高，喝：

「走不走？」

「不走！」小虎子硬硬瞪子。

巡捕把棍子放了下來。哈，原來是嚇嚇別

人的。李麻皮的胆子大起來，說道：

「立總好立的！你好立我們也好立！」

Pa—

李麻皮的頭上喫了一棍子。啊呀，怎麼一

會真的打起人來了！

「小瀟三嘴老呀！再不滾……哼！」

再不滾又要一棍子。媽的這可不是玩的。

李麻皮摸着頭上敲起的癩，想！豈有此理，立也不好立，又不是他的地方，是他的地方，不

許別人立，那麼老早藏起來好了。哼！

他瞧瞧小虎子，小虎子對他眦眦眼，一邊

對巡捕說：

「好，我們走。我們——匪！」突然在巡

捕身上吐口唾吐，拖着沒後跟的鞋，一踢一踢跑了。

「呸，呸！」李麻皮也看了樣。吐了巡捕一面孔。

「啊呀，快跑呀！後面巡捕的皮鞋已經響得很緊了！」

「拉住他，小獠三！」

巡捕在背後大聲嚷。快跑呀！抓住要喫棍子的，最好像鳥那麼的生兩隻翼子，再不然，多生兩隻脚吧，做狗就做狗好了。一切人，燈，車子，樹……都在他眼前飛閃。

李麻皮的臂膀好像給誰抓住了，但，又給他掙脫掉。快跑呀！人多得很，有時在別人的身上撞一下，有時來不及，就打別人的跨下鑽過去。耳朵邊，風叫着。

跑了好久！回頭一看，不見有人追，才放心停下來。

小虎子靠着牆喘氣，兩隻沒後跟鞋不知掉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家靜了好一會。大家你看我，我看看你。

「李麻皮，」小虎子叫他：「今晚上哪兒？老子餓得要命！」

李麻皮捏了一大把鼻涕，向四周看看，說道：

「上哪兒好呢？我也餓哩——Pie一聲，鼻涕飛到牆上。」

二

走呀走的，李麻皮跟小虎子走到這裏了。這裏靜得很，電車，汽車，電燈廣告……

都沒有，人也不見一個，只有馬路旁邊的幾根電線木桿，死木木地站着。三四枝樹，有一抱粗，也赤着膊，臥在路旁。

路燈跟路燈，都離開老遠，在冷風中，一搖一擺的，像在打瞌睡。燈光暗暗的。

馬路，伸着粗大的手脚，睡熟了。馬路兩旁都是洋房。

「操他屁股，見鬼！」小虎子吐口唾吐；

「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可是，李麻皮打了個呵欠：

「呵——哈！這裏到蠻好，靜靜的，能睡

會了。」

他們一走到家洋房門前，李麻皮就眼睛花花的坐了下去——一邊打呵欠，他是來不及要

睡了的。

忽然，一個人在李麻皮後面尖聲叫了起來

「有鬼！」李麻皮跳得老遠，把瞌睡都嚇去了一大半。

原來有一個小把戲坐在門檻的黑影子裏，縮着身子，所以李麻皮沒有看見，那小把戲背脊靠着那扇黑色的鐵門，輕輕的吐着氣，一聲，一聲的。身上套了一件老大的棉襖。

李麻皮摸摸跳着的胸口，仔細地看看他，但是，小虎子走了過去，用腳踢踢那小把戲的腿：

「小鬼，你做啥？」

「……」

「喂，你叫啥名字？」李麻皮這才走近去問。

「阿毛，」又噫一聲噫一聲的吐氣起來。

阿貓，多好聽！阿狗阿貓，他爺一定是個

老大貓，哈！

小虎子對李麻皮說：

「老子去找點東西，餓不住了，你等在這

裏。」

說完，就打着抖走了，李麻皮也挨着阿毛

坐下來。

「你叫啥名字？」阿毛問他。

「我麼？」李麻皮說：「叫……叫……」

倒霉，連自己的名字都忘掉了。李麻皮的

面孔紅起來了。

「叫……叫，叫——李麻皮。」把「麻皮」

兩個字說得很輕，最好別人不聽見。「麻皮」

，唉，真難為情死了。

可是別人又問別的——

「剛才那個是不是叫小虎子？」

「噢，你怎麼知道的。」李麻皮覺得很奇

怪。

「我老早曉得了，上次，他爲了偷人家東

西被別人打過一頓。」

李麻皮忽然歪着頭——看看阿毛的臉孔。

「你好像生着病，是吧？」

「噫，反正是餓出來的。」

「幾天了？」

「幾天？哼，二個月了。」

「啊呀，怎麼不去看醫生呢？」

「錢有麼？錢？看醫生是要錢的。」

天曉得，沒有錢是不能看醫生的，連這些

事也都想不到，也都不知道。真是，想想臉要

紅起來……

阿毛又對他講起別的事，聲音很輕。

「以前，我們是住在南市的……後來爺給

鬼子打死了……」

李麻皮對這些沒興趣，他捧着臉，想睡一

會。可是別人還在耳朵邊噁哩咕嚕的！一會噁風冷，一會叫肚子餓，一會又說不好過，一息息，又打起噴嚏來。

「乖乖，別人要睡了！」

李麻皮側過臉去，齊巧阿毛張大嘴，皺着鼻子猛的一個「啊欠」，噴了李麻皮一麻臉的唾沫星子。

「娘的！你……你……」李麻皮站了起來，抹

着臉。

真發火得很，無緣無故的討澆了別人一臉

子的唾沫星子。李麻皮想打他一拳頭，但是，

看看別人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實在是經不起打

的了，也又坐了下來，只好自家認晦氣。

風嗚呀嗚呀的叫，肚子又餓起來。

咦，小虎子怎麼不來了？……哦，是了，

一定是找到東西，一個人在喫了，媽的辰，記得有一次也是這樣的，有一次……

但是，小虎子真的走了過來，身子還是抖呀抖的，兩手抱在一起，看樣子抱點什麼好東西。

「喂，小虎子！找到點啥？」

「找到一隻屁！我說，連屁都沒有哩！」

看上去很發氣一樣。

大家都垂頭傷氣的坐着，沒說什麼。阿毛

還是嗯一聲嗯一聲的，風越吹越嚮了，也越加

冷了。

李麻皮翻起眼珠看看天，天烏黑黑的叫人生氣，這會，他不想睡了，只是覺得餓。

他打了一個寒噤，全身的毛孔都豎了起來，這麼一件破夾襖怎麼不冷，他瞥了阿毛一眼，阿毛縮在破棉襖裏。

小虎子的眼睛閃閃巴閃巴的，再鬼頭鬼腦的向四周看，他站了起來，走到牆跟前，上上下下儘的瞧。

這牆不高，紅色的，牆裏的樹枝有許多都掛到外面來，吹着風，那些樹枝子就「蘇蘇索索」的響。

「李麻皮！」小虎子壓低喉嚨叫。

李麻皮抬起頭一看，小虎子在對他招手，一定不會有好事體幹的，他想不去，但是人却

不知不覺地站起，走了過去。

小虎子鬥近他的耳朵，對他說了一會。

「這？」李麻皮搖搖頭：「我不來，被人家捉住要打的。」

「操你屁股，胆子這樣小，捉住都推到我一人身上好了。」小虎子又在他的耳朵邊說了好久，但他又搖搖頭。

小虎子不管三七念一就一把拖他到牆邊，自己蹲下身：

「騎上來！」

「這……我……」

「騎上來！」小虎子眼睛睜得老大的；

來呀！小鬼！」

對於這種事李麻皮是外行的，不過，來就來，媽的尿，捉住最多給揍一頓了，可是，他

又瞧瞧阿毛。阿毛，也死命的看住他們，小虎子大聲罵！

「操你屁股！看隻卵！」

阿毛趕緊把眼睛閉了起來。

李麻皮這次才騎上了小虎子的肩頭。小虎

子很快地站起來，把李麻皮嚇了一跳。

「慢慢點呀！慢點呀！」聲音打着顫。

小虎子可不管這些，只對李麻皮說：

「拔住樹杈枝，立起來。……真笨，立到

我肩膀上。」

李麻皮抓住樹杈枝子，抖着腳在小虎子的

肩上立起來。

風嗚嗚的叫，什麼地方好像有人在說話，

唔，遠遠的又有人走近來，悉悉的嚮……

「小虎子，你聽有人走過來了！」李麻皮

低下頭說，小虎子在下邊噪：

「不要說鬼話了，快點把腳踏上的牆頭去！

快點。」

李麻皮還不放心，他向四周看看，遠處一

動一動，……像一個人影在閃動，他又叫：

「小虎子，小虎子……」

「操你屁股，還不上去！老子的肩頭都給

你立痛了！」

「我，我……」

枝杈子一動就是一陣嚮，李麻皮的心就是

一沉。不知怎的一來，他抓斷了一根枝子，身

子猛不防就是一斜，他急得捧住小虎子的頭。

「我……我……」

「下來，下來！」小虎子打着李麻皮的手

，發火了：「沒用的卵！只會白喫飯！」

李麻皮跳了下來，喘着氣，心裏不服。

這是第一次，當然是胆子小，第二次一定

不爲這樣了。第二次，哼，說不定比你小虎子

的資格還老哩！不要這麼希奇巴拉的，第二次

……哼。

李麻皮不高興地白了小虎子一眼，忽然又

說：

「我再來爬！」一邊擦擦袖子管。

「去，去。」小虎子看不起似的：「老子

不上當了。」

小虎子叫李麻皮蹲下來，他自己爬上去。

他狠三狠四的說道：

「都是飯桶，都是飯桶，隨便啣，總得老

子自己來！

小虎子騎上李麻皮的肩頭，拔住樹枝子，

一隻脚跨上牆，一隻脚就拚命在李麻皮的肩上

一踏，險些兒把李麻皮跌了一交。

小虎子很快的爬到牆頭上了。的確，這些

本領可也不容易，李麻皮心裏有點佩服他。

小虎子在牆頭上向裏面看看，才伸下一隻

脚去……

——Wu-o—Lolo—Wu-o—Lolo

洋房裏一隻狗突然叫起來。

啊呀！不得了，小虎子！快點下來呀！

小虎子又回頭瞧了一眼，搔搔頭皮：

他拍拍手，就向上一蹿。

乖乖，小虎子跌下來了！……

三

大家都坐在階沿石上。大家都不說話。

小虎子二隻手摸着跌痛的屁股，鼻子喘着

氣。

要是在平常，李麻皮老早笑了，小虎子跌痛了屁股，是件多發笑的事？可是，這次李麻皮一點也不想笑。爲了什麼呢？不知道。總之，心裏非常難過就是了。而且，有點發愁。

阿毛照老樣！一聲噫，一聲噫的呻吟，阿毛是尖下巴，黃臉色，嘴唇皮上結了一層黑皮

風叫着，像汽車一般的叫着。吹在臉上很痛。

樹枝子發着響。……馬路上冰清清地，鋪了一層淡淡的灰黃色的燈光……

遠處，什麼地方的一隻鐘在敲了——

鐘，鐘！鐘！鐘！鐘！……

五下。洪，洪，洪的尾聲，裹在風聲裏。

「五點鐘了！」小虎子自言自語地：「天快要亮了。」

李麻皮抬起頭看看天，天黑得了不得，好像永久不會亮似的。見鬼！吓！

小虎子格格地打抖，臉上的細毛豎了起來，他兩隻手已抱在一起。他咕嚕着。

「李麻皮，老子肚皮餓癩了！」

「對我說有什麼用？你想想法子呀？你自己說的，肚皮餓得想法子，不作與別人喊，現在呢？」

「好了，好了。」小虎子說不過了：「肚皮餓是實在的。」過一會，他忽然叫阿毛！「小鬼，小鬼！」

阿毛噫一聲，嚶一聲的，裝做不聽見。

「小鬼，呱，阿毛！你有點啥……」

「我沒有，一點都沒有！」

小虎子嘆口氣，向周看，他忽然叫：

「這是什麼？」手指點點馬路上一件白色

的東西，那東西圓圓的。

風把這東西吹得打旋，原來是張紙頭。

「見鬼！呸！」李麻皮說：「一張紙頭，

你說是啥？」

「是紙頭？……唔，是紙頭！我當一塊餅

乾哩！」

李麻皮想：這小鬼一定餓昏了，怎麼好端

端把一張紙頭當做餅乾。

小虎子心還不死，他得去看個究竟，站起

來說：「老子不相信。」

他拐着，一步一步的走到馬路中心，他去

拾那白紙頭，可是，風把那東西括走了，也把

小虎子括得團團轉，小虎子罵了一句：

「操他屁股！」

就猛的撲了上去，那白紙頭才給他抓到了

他拿近眼睛看看，才發氣他把那東西撕得

粉碎。他把碎紙頭向天空一拋，碎紙片，乘着

風在空中打般旋，一會兒，都飛得無影無蹤了

。

小虎子瞧着牠們，見都不見了，又一拐一

拐走過來，脚下拖着個影子。

那小五車真是可笑得很，但看看他又覺得

可憐，不是麼，李麻皮自己也覺得肚子餓得要

命了，他吐去了一大口的清水。

「餓死就算了！」小虎子說。

李麻皮瞧瞧他，他不響一聲的閉下眼。

——啊——欠！

阿毛突打了個噴嚏。

阿毛的眼睛死命地盯住李麻皮，像很放不下心一樣。

「看我做啥？」李麻皮說：「不認得？」那小鬼才掉去眼光。可是不到一會又死命地看着李麻皮，李麻皮給看得不好過了。

「小鬼！你到底看啥？再看要操你娘了！」

阿毛不靈活地把眼珠轉到別處。

都是奇怪的小五車，他娘的！弄得別人莫名其妙，李麻皮想不通。想不通，他要想閉會眼。

小虎子已掛下下巴，睡熟了。

冷是冷的，餓是餓的，但閉了眼，就一切都不管了。閉了眼，就糊裏糊塗，一邊一邊的

……一邊……一邊的……

耳朵邊忽然聽見一個人在叫他，他不睬。很奇怪，誰在叫他？風把他的眼吹開。

小虎子拘縮着身子還睡着。阿毛呢？

阿毛的左手藏在背後，眼光不放心地看他

娘的屁，一定不是好路道，背後一定藏着

好喫的東西。哦，是了！剛才叫他，是試試李麻皮睡熟了沒有。好呀，這小雜種，多調皮。

「啥東西？」李麻皮指着阿毛的左手：

「啥？」

「我……我沒有啥……呀！」

吞吞吐吐的樣子，一定是了，嚇他一下子

「拿出來！不，叫小虎子揍你！」

他放了心。

阿毛害怕地看看他，抖着左手，把拿在手

阿毛扯一小塊給他，他却慊少。

裏的一塊東西拿出來，李麻皮喜歡得一跳：

「這點點？再扯點給我。」

「啊！——是，是一塊麵包！」

「什麼？已經給你多了！」

麵包發了硬，不是完整的一塊，好像給誰

「再給一點！給不給？」

咬過的，照着路燈光，像煞發着亮。像煞發着

阿毛沒法，只得再扯給他。說道：

亮。

「好了，好了，你看給你這麼許多了！」

「分點給我！」

李麻皮接了，就快快活活的喫起來，麵包

「喂，不要噪了！」阿毛指指小虎子，輕

很硬，得啃。李麻皮啃大半天才吃了一口。

輕彈：「不要給他知道，知道了大家沒得喫，

味道不要管它，只要好喫就是了。……

我們二人分。」

「操你屁股！」背後一聲罵。

哈，對。給小虎子知道了還有他李麻皮的

在眼前突然升起一個影子。

份？哈，二人分，那麵包一定好味道！李麻皮

啊呀，是小虎子……想回過頭去，但是一

嚥了一口唾吐，開心得很，他搔搔頭皮，但又

隻冰冷的手把他的眼睛遮沒，他的頭就給誰敲

猛的回頭去看小虎子，小虎子一動不動的睡着

了一拳，昏昏的一陣子，眼前舞着五顏六色的

小點點。

等他醒來，小虎子不見了，手裏的麵包也不見了。了不得，了不得！他莫知莫覺的向四面瞧。

四面連鬼影子都沒有……但是，一塊麵包不見了！

阿毛呆木的看着他，嘴塞着麵包，一動不動。

他忽然站起來，朝着阿毛，阿毛害怕地看住他。

「給我！」李麻皮厲聲地。

「什麼？」阿毛喫了一驚。

「這個給我！」

「這個……我不是給你過了麼？」

「不管，給不給？」

「我……」

李麻皮罵了一句不知什麼，突然去搶那塊麵包。阿毛死命的不放，二個人拉扯起來。

風把灰砂括得滿天飛，迷迷濛濛的。

阿毛發了狠，把頭對着李麻皮一撞，李麻皮防不到他有這一手，給一撞，一屁股跌到在地上。

好呢，好呢，把別人跌了交，媽的，拚好了！

李麻皮就這麼撲了過去，棒住阿毛的頭對準背後的黑鐵門撞。Bang-Rang-Rang—

媽的，誰叫你把別人撞了一交？別人屁股痛哩！

忽然，洋房內的一隻狗又叫了起來，而且咬近黑鐵門了，李麻皮吃起嚇來，他停了手。

阿毛喘了口氣，倒在地上了。

李麻皮呆一會，忽然他去奪阿毛手裏的麵

包。

「捉強盜！強盜！救命，救命！」

阿毛睜開眼大叫，把李麻皮嚇得縮回手。

「救命，救命！強盜，強盜呵！」

沒有人來了可不得了！管不得了。媽的

！

李麻皮伸過手去悶住阿毛的嘴巴，那知阿

毛咬了他一口，啞啞啞！這小五車不打不成的

李麻皮舉起拳頭對準阿毛的頭一拳。阿毛

大叫：

「救命！救——」

又是一拳，這次叫不出來。李麻皮想：活

該！

他又打了阿毛三拳頭，阿毛的嘴吐着氣。

李麻皮馬上把麵包奪下來。

風括得緊，樹枝子噪着。

東方的天空，雲塊一塊一塊的有點清楚

了。

李麻皮打了一個寒噤，他看看阿毛，阿毛

直挺挺地躺着不動。

遠處的鐘敲了六下，風括過李麻皮的耳旁

，李麻皮冷得骨髓都發痛。

他瞥見阿毛身上的一件破棉襖，不知不覺

地，立刻動手去剝。把沒有吃完的麵包咬在嘴

裏。

解開鈕扣，將阿毛翻了個身，就脫下來，

他趕緊往自己身上一披，咬在嘴裏的麵包馬上

塞在懷裏，向四周看看，溜掉了。（完）

文藝報導

◆潘菲洛夫著，林淡秋譯的「布羅斯基」出版。

◆王任叔著「文學讀本續編」已出版。

「B」的作者公，其新作

通俗長「為水滸」，聞已得一千元文藝獎金。此書海各書店已有代售。

者計有「海文藝出版方面已呈蓬勃之象，出書

「星火」藝叢刊，「論普式庚」——雜草文藝叢刊，「羣鳥」——上海文藝叢刊等等。

◆以老作家自居，為「個人主義」辯護的

周楞伽（苗埒），近替禮拜六派的刊物小說月報寫稿，大概是上海文藝刊物都被「關門主義者」（周楞伽語）包辦了，所以「逼」得這位

「老作家」這樣「亂鑽」。

◆「科爾沁旗草原」的作者端木蕻良，近

作「新都花絮」出版。

◆「十字街頭」的作者沈西苓在滬逝世，

年僅三十七。

編後記

創刊號總算編完了，自己不禁吐了一口氣。我們出這一本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願望，只是覺得出了這麼一本比不出這一本總好得多，所以就這麼印出來了。本刊本是同學們的自己刊物，但因第一期來稿少，所以不得不用些外稿。希望中學同學多多供給我們的稿件，來稿請寄泗涇路五號轉本社

海藻文藝叢刊第一輯

「生的吶喊」

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海藻文藝叢刊社

發行者 海藻文藝叢刊社

本輯定價 三角五分

◆不准翻印◆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8982B

美 生

館

經 售

高等文具
各國紙料

手麻油

七交了他一口，嘔

印

西式賬
小簿
五彩石印

總 發 行 所

河 南 路 八 十 一 號
電 話 九 〇 一 六

印 刷 所

泗 涇 路 五 號
電 話 一 二 一 一 八

彩 印 部

白 克 路 七 四 號
電 話 九 五 三 〇 一

他 趕 緊 往

塞 在 懷 裏

該！